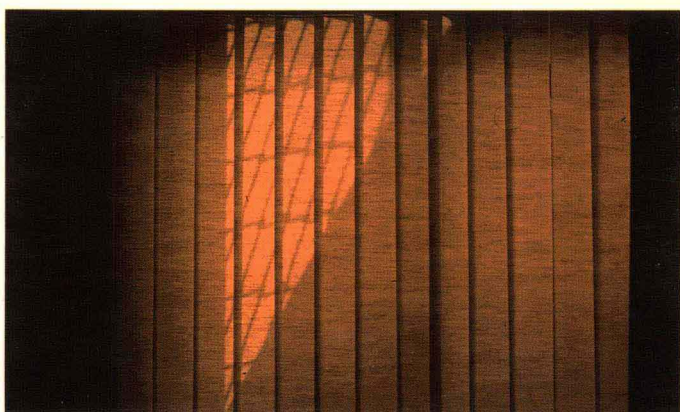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新馬克思主義 導引

高宣揚◎著

 遠流出版公司

新馬克思主義導引

高宣揚◎著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7

人文科學叢書⑦

新馬克思主義導引

著者	高宣揚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Fax／(02) 341-0760
發行代理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396-5912 Fax／(02) 397-1916

台灣版授權者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
© COSMOS BOOKS Ltd. 1991

排版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1 年 5 月 1 日 臺灣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80 元

ISBN 957-32-1158-0

總 序

人文科學，從其拉丁詞源 *humanitas* 開始，就突出了一切與「人性」和「人的文化」有關的學問、認識、道德和行爲。因此人文科學很自然地成爲了人性和人的價值的理論結晶，最能體現人類本性的可貴品質及其無限潛力，成爲人類文化及在其中體現的富有進取性和創造性的人類精神的自我表現。雖然，作爲一個科學語詞，*The Humanities* 在西方只是從十五和十六世紀，爲區別於中世紀的神學而才開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作爲以人性爲基點的各種邏輯認識體系和研究成果，早從古希臘時代起，便已經隨著人類文化總體的發展而存在並不斷地完善化。法國著名哲學家列昂·布倫斯維克(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 在其著作《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Expé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é physique*, 1922) 一書中說：早在蘇格拉底的時代起，人文科學的各種研究就試圖引導人類本身正確地置身於具有自我判斷意識的自身良心之上（見《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原版第 576-577 頁）。另一位美國哲學家兼專欄作家瓦爾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則直截了當地主張用一種基於人性的道德去對抗有神論，顯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

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權威；人必須完全在人類經驗之中證實其正義性。因此，人活著，應該堅信自己的職責並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從上帝的意志，而是服從關於保證人類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識(Walter Lippmann, *A Preface to Morals*, 1929, p. 137)

人類文化發展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人文科學不愧是人的創造精神和人的尊嚴之最高理論表現。語言學、人類學、神話學、宗教學、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文學、美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及其不斷節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構成了人類文化寶庫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奧妙地顯示人類靈魂的知識精華的滙聚點。

這就是為什麼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指出：「對於會讀歷史的人來說，可以發現有一條令人讚賞的邏輯法則在發展著；在這一邏輯法則中表現了整個人類像一個整體一樣活動著，像一個獨一無二的精神那樣思索著，並步伐整齊地實現其行為。」(巴爾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學叢書法文版，第一卷，第394頁)在歷史中不斷發展和不斷豐富的人文科學，不管它有何等雜多的內容，何等不同的學科形式，何等劇烈的對立觀點和流派，歸根到底，都是、也只能是人類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邏輯化，也是人類意志和情感的語言凝結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學將有助於認識人類本身，認識人類文化的價值，提高人的尊嚴和道德，振興和推動社會的

發展和進步。

人文科學既然與人類整體緊密聯繫，它的發展也自然地維繫於社會的發展。近二、三十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人文科學也產生了新的發展動向。這種動向，在某種意義上說，預示著人類及其整個文化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根本性變化。

一九八一年召開於法國舍弗勒(Sèvres)的法國人類學代表大會所得出某些結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人類學在其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似於哲學——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學與哲學在研究關於「人」的知識領域時，往往提出幾乎類似的理論推理。同樣的，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哲學史也不斷豐富著在歷史運動中的人類學。人類學與哲學的相互滲透，或者說，人類學的哲學化或哲學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論上的根源。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然科學界的許多新突破，使西德哲學家哈伯馬斯、法國哲學家莊·弗朗斯瓦·李歐塔等向科學本身提出了所謂「合法性」(Legitimation)的問題。在同一個提問題的方向上，哲學家 and 人文科學家們也相應地提出了人類文化構成的「象徵化」或「符號化」(Symbolisation)的問題。這種研究趨勢表明：人類認識的途徑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檢驗。一九七三年哈佛大學的傑拉德·荷爾頓(Gerald Holton, 1922—)教授發表了兩本很有份量的書：《科學的想像》(*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學思維的論題根源：從卡普勒到愛

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傑拉德·荷爾頓看來，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始終都從「源遠流長的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營養。毫不奇怪，那些傑出的科學家們——諸如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1924—)、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等人——也親自深入到哲學認識領域中，提出了震撼著人類文化根基的深刻問題。西方文化把與此相聯繫的問題概括成「科學與文化的現代性」(*Modernité*)。這一範疇的表現表示了人文科學和整個文化的新紀元的到來。

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推翻人文科學，反而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人文科學並非像經常那樣被看作是「不確定的」知識體系，而是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植於人類精神本身。毋寧說，作為人的價值在知識大樹上結成的果實，人文科學更有理由成為自然科學與整個文化的邏輯基礎。

如果說，在古典時期，人們習慣於把人文科學基於歷史的發展，因而把歷史學看作是整个人文科學的基礎，如同數學被傳統地看作自然科學的基礎那樣，那末，在當代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中，語言學的突出作用已經不證自明了。一切科學，歸根結底，是在語言中展開並證實其「合法性」的。語言是人類文化的基礎和創造手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語言學研究的許多傳統

封鎖線，使語言研究成為了揭示人類精神奧秘的鑰匙。弄通語言之門，就如同使一位啞巴說話一樣，頓時也撬開了思維之竅門，逕直溝通了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語言學的研究全面地推動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及美學的發展，也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於是，在人文科學中，一種所謂「溝通（或傳播）科學」（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溝通哲學」（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應運而生。這類溝通學開闢了新的認識領域，為一切科學和所有的人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為人文科學的研究走出原有的傳統領域。

語言學的研究也向歷史學研究提出了挑戰。如果說推崇理性的普德南(Hilary Putnam, 1926—)也承認歷史的優先地位的話(見其著作《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981)；如果說，米謝·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類性情形態和人的認識體系的歷史的話(見其著作《語詞與事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那末，語言學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歷史之賦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見Philippe Ariès之最新著作《在死亡面前的人》)，也同樣地揭示了歷史作為「敘述」(Narration)之本來面貌。作為科學方法的「敘述」乃是具有「認識論戰略地位」的科學知識的基本方法——保爾·李克爾(Paul Ricoeur, 1913—)在其最新著作《時間與記

述》三卷本(*Temps et Récit*)中就把研究焦點集中在 Récit (記述) 之上，顯示了歷史學本身因現代科學與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衝擊而發生一次「大爆炸」(Big-Bang)之複雜情形。

總之，科學技術的新成果，作為人文科學基礎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的新突破，作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為對象的人類學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對人類認識過程發生根本影響的社會因素的出現，促使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相互對話的過程中，在同社會政治生活既保持聯繫、又保持本身獨立尊嚴的處境中，向著人類共同體的「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和人類意識的「微觀現象」(Microphénomène)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學在人類文化總體中的特殊地位。

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人文科學叢書》*，當然從形式上來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義，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學本身在當代社會中進行自我確立的一種嘗試。因此，它渴望一切珍愛文化和尊重人的尊嚴的人士的愛護和支持。願這知識之花在成千成萬的文化愛好者的澆灌下茁壯成長吧！

高宣揚 謹識

一九八七年初冬於巴黎

*高宣揚先生主編的《人文科學叢書》首先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九〇年天地圖書公司與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協議合作，此後所有叢書在臺灣進行編輯工作，兩地聯合出版。

修訂版序

本書自 1984 年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初版以來，香港和台灣又分別出了兩版。

1989 年末，我應國科會邀請，在東吳大學以客座教授身分講授哈伯瑪斯交往行為理論一個學期，使我有機會，重新對哈伯瑪斯的理論再作深入研究。現趁「遠流出版公司」修訂版的發表，在有關哈伯瑪斯的最後一章中，補充了部分的新材料，但對於哈伯瑪斯後來的發展，我在《哈伯瑪斯論》（遠流即將出版）專書中，做了更詳盡的敘述。有興趣對哈伯瑪斯進一步了解的讀者，可參照研究。

高宣揚

於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1990 年 10 月 16 日

前言

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是當今西方世界的重要社會思潮之一。六十年代以來，由於西方各國反覆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越南戰爭加深和促進美國社會的危機，阿爾及利亞戰爭動搖了法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及其他更深刻的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因素，使西方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把注意力轉向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始終都在默默無聞地、潛在地發展起來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試圖在這個既標有「馬克思主義」革命標籤、又容忍西方文化的歷史價值的理論體系中，尋求解決社會危機的答案，並寄托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

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在這樣的社會需求的推動下，近十多年來，已開始深入到大學講壇，並與現存的各種哲學流派、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種學派進行不同形式、不同內容和不同背景的「對話」——而這一「對話」本身又反過來為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展推波助瀾，使它更深入地滲透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許多方面。

新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使馬克思主義從原來只為共產黨所「壟斷」的狀態，過渡到可以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程度。按照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看法，馬克思主義

不應只是作為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革命意識形態，而應成為全體進步人類實現社會正義化、合理化和自由化的指導理論。所以，確切地說，儘管新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先驅者——盧森堡、盧卡奇和科西，原本都是共產黨人，但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造者和奠定者們，卻是在共產黨之外的知識分子和典型的理論家——他們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和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等人。

因此，本書所評述的新馬克思主義，嚴格地只限於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庫色等人的理論。因為霍克海默等人從一開始就是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為基地創立和發展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人們常稱他們為「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實際上，自六十年代以來，「新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早已超出法蘭克福學派的範圍——它還包括自五十年代下半期興起的「新左派」(New Left)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們。但是，五、六十年代後所發展起來的形形色色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派別，基本上都是法蘭克福學派及其先驅——即盧卡奇等人——的追隨者。所以，本書在論述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時雖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形形色色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但重點始終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

還要說明的是，在「新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之外，

人們常用「西方馬克思主義」(Occidental marxism)這個範疇。筆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所包括的範圍應該是更加寬廣得多，它指的是整個西方——即西歐和北美——的馬克思主義，以區別於東方——即蘇聯、東歐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從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第一次在1955年他的著作《辯證法的歷險》(*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中使用以來，就一直是用來突出那些表現西方國家特徵的馬克思主義——不言而喻，它包括了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法共、義共和西班牙共產黨的自有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同時，它也包含了流行於西方各國的「多元化」(pluralism)的多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所有這些，都是更為複雜、更為含糊不清的問題，本書不打算費神分析它，只是在與本書所論述的問題相關時，才稍微提幾筆。話又說回來，馬克思主義從一百多年前誕生的時候起，就是西方社會的精神產物。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他們對西方社會的觀察、分析和批判，根據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思想中的革命因素，為達到改造西方社會的目的，提出和創立了他們的理論。所以，在本世紀初，儘管由於俄國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從西方轉移到東方的俄國，但列寧本人還強調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理論來源，即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理論(見列寧著：《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自五十年代下半期以來就重新活躍起來的西方

馬克思主義，從歷史和事實兩方面，再次證明馬克思主義畢竟是西方人的思想。西方人，包括西方共產黨人，敢於冒被東方共產黨指責為「修正主義」的危險，對原有的馬克思主義作重新的分析、研究和修正，恰恰證明了自稱為「正統」的「東方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貧乏。

筆者自 1977 年底以來，先後在巴黎大學與法蘭克福大學調查和研究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深感有必要向中國讀者逐步介紹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及其實際影響。在研究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如同研究西方其他現行的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實用主義、結構主義、佛洛伊德主義等等……)一樣，筆者的出發點是把它們當作西方文化的組成部分，當作人類精神的創造物。英國偉大的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說：「知識就是力量。」他的這個至理名言，永遠都是我的座右銘——它激勵著我(我相信也同樣激勵著我們的親愛的讀者們)不停地探索著過去的和現有的理論知識。

高宣揚

1984 年於西德法蘭克福大學

和法蘭克福市政府圖書館閱覽室

目 錄

總 序	高宣揚
前 言	1
第一章 新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5
第一節 盧森堡對布爾什維克理論的批判	6
第二節 科西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質疑	14
第三節 盧卡奇將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化的嘗試	30
第二章 新馬克思主義的崛起	49
第一節 二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開展	49
第二節 「批判理論」——新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64
第三章 批判理論的基本內容	121
第一節 批判理論對傳統理論體系的批判	121
第二節 批判理論的歷史觀	126
第三節 批判理論的真理觀	131
第四節 批判理論對社會的總批判	154
第五節 批判理論對理性的批判	173
第四章 霍克海默	183
第一節 霍克海默的思想發展過程	183
第二節 霍克海默對於理性的批判	193

第五章 阿多諾	199
第一節 阿多諾的思想發展過程	199
第二節 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	219
第三節 阿多諾的美學觀	228
第六章 馬庫色	247
第一節 馬庫色的思想發展過程	247
第二節 馬庫色的異化理論	262
第七章 哈伯瑪斯	269
第一節 哈伯瑪斯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	269
第二節 哈伯瑪斯的新型的認識論	276
第三節 向語言哲學的轉折	282

前言

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是當今西方世界的重要社會思潮之一。六十年代以來，由於西方各國反覆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越南戰爭加深和促進美國社會的危機，阿爾及利亞戰爭動搖了法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及其他更深刻的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因素，使西方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把注意力轉向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始終都在默默無聞地、潛在地發展起來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試圖在這個既標有「馬克思主義」革命標籤、又容忍西方文化的歷史價值的理論體系中，尋求解決社會危機的答案，並寄托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

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在這樣的社會需求的推動下，近十多年來，已開始深入到大學講壇，並與現存的各種哲學流派、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種學派進行不同形式、不同內容和不同背景的「對話」——而這一「對話」本身又反過來為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展推波助瀾，使它更深入地滲透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許多方面。

新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使馬克思主義從原來只為共產黨所「壟斷」的狀態，過渡到可以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程度。按照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看法，馬克思主義